



記新前卷

周瘦鵠著



記新前卷

周瘦鵑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花前新記

周瘦鷗著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〇〇一〇号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2 字数 67,000

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

封面設計 胡世德

目 录

灯話.....	1
邓尉探梅.....	4
尊綠华.....	6
我为什么爱梅花.....	8
茶話.....	9
山茶花.....	13
关于汉明妃.....	14
但有一枝堪比玉.....	16
神仙庙前看花去.....	17
乞巧望双星.....	19
閑話十五貫.....	21
蔗漿玉碗冰泠泠.....	23
和台风搏斗的一夜.....	24
棗.....	28
談虎.....	30
咖啡瑣話.....	31
探梅記.....	34
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好花.....	37
回首当年話昆剧.....	40
“云、飞”二三事.....	42

霜叶红于二月花·····	44
閑話“礼拜六”·····	46
秋菊有佳色·····	48
菊展·····	52
我爱菊花·····	54
日本来的客·····	56
送灶·····	59
歌頌詩人白居易·····	61
上甘嶺下战士强·····	63
不断連环宝帶桥·····	66
七鬢八盖·····	67
盆栽盆景一席談·····	69
有朋自远方来·····	72
上海大厦剪影·····	75
把我的花和瓜种到苏联去·····	78
石公山畔此勾留·····	79
夏天的瓶供·····	82
热話·····	84
清凉味·····	87
农村小景放牧图·····	89
附录	
省会側記·····	92

灯 話

我們在都市中，夜夜可以看到电灯、日光灯、霓虹灯，偶然也可以看到汽油灯；在农村中，电灯并不普遍，日光灯和霓虹灯更不在話下，所习見的不过是油盞或煤油灯罢了。我所要說的，并不是这些灯，而是用以点綴农历元宵的花灯。

元宵，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夜，古人又称之为元夕，又因旧俗人家都要在这一夜挂灯，所以也称为灯夕。旧时苏州风俗，十三夜先在厨下挂点花灯，称为点灶灯，一共五夜，到十八日为止，十三夜称为試灯日，十八夜称为收灯日，而以十五夜为正日，家家都点上了花灯，还要敲鑼击鼓，打鐃鼓，熱鬧非常，称为鬧元宵。

元宵張灯之俗，古已有之。考之旧籍，起于唐代睿宗景云二年。当时定为一夜，即正月十五夜。在安福門外作灯輪，高二十丈，挂点花灯五万盞，命宮女們在灯輪下踏歌。唐玄宗时，于十三夜至十六夜張灯三夜，在上阳宮中起建灯楼二十間，高一百五十尺，規模更为宏大。北宋、南宋时，又将时期延長，先为五夜，后为六夜，到十八夜落灯。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，初八夜就开始張灯，在南都搭盖了高高的彩楼，連續十天之久，招徠天下富商都来看灯。北都东华門一帶，也有二里長的灯市；在白天，有各地的古玩珍宝和一切日常服用的东西，陈列在

市上，入夜就有花灯烟火，照耀通宵，鼓吹杂耍，喧闹达旦。足见当时统治阶级剥削了民脂民膏，穷奢极欲，连元宵看灯也要大大的铺张一下。

在清代时，苏州閭门内吴趋坊和皋桥、中市一带，每年臘后春前，就有劳动人民把手制的各式花灯，拿到这里来出卖，凡人物、花果、鸟兽等，一应俱全，十分精巧。如刘海戏蟾、西施采莲、渔翁得利、张生跳粉墙等，都是有人物的。花果有莲花、梔子花、绣球花、玉兰花、西瓜、葡萄、石榴、藕、菱等等。鸟类有孔雀、仙鹤、凤凰、喜鹊、鹦鹉、白鸽等等。兽类有兔、马、鹿、猴、狮等等。其他如青蛙、鲤鱼、龙、虾、蟹、走马灯、抛空小球灯、滚地大球灯等等。因卖灯的人都聚在这里，前后历一月之久，因此称为灯市。大抵到十八夜落灯之后，这灯市也就收歇了。

古时苏州制作的花灯，精奇百出，天下闻名。宋代周密《乾淳岁时记》中有云：“元夕张灯，以苏灯为最，圈片大者，径三四尺，皆五色琉璃所成，山水人物，花竹翎毛，种种奇妙，儼然着色便面也。”那时梅里镇中，也以精制花灯出名，用彩笺刻成细巧的人物，糊在灯上，就叫做梅里灯。又有一种夹纱灯，也用彩纸细刻花鸟虫鱼等等，夹着轻绡，更为精美悦目。自清代以后，苏州的花灯逐渐没落，巧匠难求，由浙江硖石镇、菱湖镇等起而代之，比之苏州旧时的花灯，有过之无不及。一九五六年春，上海博物馆中举行浙江手工艺品展览会，就有四十年前硖石名手所制的两只伞灯，灯上的花样，全用细针一针一针地刺成，十分生动；而二十余年前，菱湖灯也曾出现于上海永安公

司中，多用紗絹制成，不論花鳥虫魚，都象真的一樣，燈型并不大，更覺得玲瓏可愛，人家紛紛買去，作元宵的點綴。不知解放以後，硤石、菱湖仍有這種制燈的巧匠沒有。

抗日戰爭前，聽說北京廊房头条有些燈畫的店鋪，也有制燈的巧匠。北京的工藝美術品，如象牙雕刻、景泰藍等，一向以精美馳名國際，解放後又有了很多改進；我想花燈的制作，也不會例外，一定是精益求精的。

安徽黃梅戲的傳統劇目中，有一出“夫妻觀燈”，故事很為簡單，說青年農民王小六，在春節的第一個月圓之夜——正月十五，聽說城里在舉行燈會，就匆匆地趕回家去，要他那個年青的妻子換上了新衣，手拉手的一同趕到城里去看燈。進了城，只見四面八方，人山人海，各種花燈來來往往，豐富多彩。夫妻倆興高彩烈地看着，指指點點，你問我答，直到夜深，才興盡而歸。我很喜愛黃梅戲的唱腔，也特別喜愛這出戲中夫妻二人的表演，他們每看見一種燈，就在一舉手，一投足，以及臉色上、眼風里表達出來。我們不必看見燈，就可從他們的表演上看見多種多樣的燈了。何況還有那種婉轉動聽的唱詞和說白，加強了這出戲的藝術性。中間還有一個穿插，那個年青的妻子正在看得手舞足蹈之際，忽然向她丈夫撒嬌，說是不高興看了，硬要拉着丈夫回去。王小六不知就里，忙問為的是什麼，她嬌嗔地回說，因為人家不看燈，却都在看她。那個天真的丈夫就指手划腳地呵斥那些看他妻子的人，說他將來定要報復，也不看燈而看這些人的妻子。這一個穿插，很為有趣，好似一篇平鋪直敘的文章里，有了這曲筆，就見得

活潑生動了。因此我連帶想起了明代詩人王次回的一首踏燈詞：“觀梅古社暫經過，手整花冠簇鬧蛾；說與檀郎應一笑，看儂人比看燈多。”讀了這首詩，可知不看燈而看人，倒是實有其事的。

清代董舜民有元夜踏燈詞，咏少婦看燈，寫得很美，調寄御街行第二體云：“百枝火樹千金鏤。寶馬香塵不絕。飛瓊結伴試燈來，忍把檀郎輕別。一回佯怒，一回微笑，小婢扶行怯。石橋路滑綳鉤蹶。向阿母低低說。姮娥此夜悔還無？怕入廣寒宮闕。不如歸去，難忘疇昔，總是團圓月。”

鄧尉探梅

立春節屆，一般愛花愛遊的人們，已在安排出門去探梅了。到那里去探梅呢？超山也好，孤山也好，靈峰也好，梅園也好，這几處梅花或多或少，都可以看看，而最著名的探梅勝處，莫如蘇州的鄧尉。這些年來，鄧尉的梅花還是大有可觀，所以每年春初，仍能吸引各地遊人紛紛前去探梅，因為除了剩余的梅花散在各處，仍可飽看外，那邊的明山媚水，也是值得遊賞一下的。

鄧尉在吳縣西南六十里，在光福鎮之南，相傳漢代有鄧尉隱居此山，故名。西南有元墓，彼此連接，實是一山，晉代有青州刺史郁泰元葬在這裡，因以為名。現在這一帶山以鄧尉、元墓并稱。山中人從前多以種梅為業，因此梅花獨多，而“鄧尉探梅”，也就成為初春遊賞的一個節目了。但在清代道光年間，

时人都以元墓看梅花为言，顧铁卿“清嘉录”有云：“暖风入林，元墓梅花吐蕊，迤邐至香雪海，紅英綠萼，相間万重，郡人鱣舟虎山桥畔，襆被遨游，夜以繼日”。当时探梅的盛况，可見一斑。

元墓山上有圣恩寺，是光福最著名的古寺；寺后有小山巒，仿佛用湖石堆成，其实是天然的，因有“真假山”之称。这一帶原有好多株老梅树，香雪重重，蔚为大观。寺中有還元閣，藏有“一蒲团外万梅花”長卷，出清代名画师手，并有題跋很多，十分名貴；抗战胜利后，只剩了一半，仍有可观，我还作了兩絕句贈与寺僧：“劫余重到還元閣，举目湖山百种寬；欲寄身心何处寄，万梅花里一蒲团。”“万梅花里一蒲团，打坐千年便涅槃；佛雨繽紛花雨乱，如来弥勒共盤桓。”

馬駕山一名吾家山，在光福鎮之西，山并不高，只因山上种着很多的梅树，洋洋大观，清代康熙中叶，巡撫宋犖，在崖壁上題了“香雪海”三字，并且在高处筑亭，以作看梅之所，据说后来乾隆下江南时，曾到此一游，于是香雪海名滿海內。二十余年前，我也曾和上海的朋友們結队登临，只見山上山下，以至远处，白茫茫的一片雪白，全是梅花，真是一个不折不扣名实相副的香雪海。可是經過了“八一三”抗日战争的大劫，梅树多被砍伐；而山中人又因种梅之利不如种桑，所以补种的不是梅而是桑了。1955年，我与苏州市园林整修委员会同人来此視察，見那座梅花形的亭子和半山的軒屋，都已破敗，就設計修复，早已煥然一新；但是全山梅树不多，我建議必須补种五百株。那么梅花时节，在山上可以望見远处的梅林，“香雪

海”这个名称，才当之无愧。

清代金恭有邓尉探梅小記云：“小雪初晴，余寒送臘，具鶴氅浩然巾，入邓尉山，看紅梅綠萼，十步一坐，坐浮一大白，花香枝影，迎送数十里；虽文君要飲，玉环奉盞，其乐不是过也。”这一段文字，写探梅之乐，十分雋永。一九五七年三月中旬，我和老友程小青兄同往邓尉探梅，却見邓尉山一帶，梅树仍多，紅梅綠萼，也随处可见；从光福庵西起，一路到石磯石壁，所見的全是白梅，正在开得最爛漫的时候，一眼望去，只見到处是皚皚如雪，也許有千株万株之多，倘不拘拘于号称“香雪海”的馬駕山一角，那么就是称之为“香雪洋”，也未为不可。

探梅的时期，必須适当，去得太早，梅花还没有开放，去得太迟，却又落英繽紛，那就不免要乘兴而来，敗兴而返了。古人曾說：“梅花以惊蟄为候”，大約是在农历二月初，正恰到好处。探梅的人們，最好能与山中先作联系，探問梅花消息，开到七八分时，就可以前去，領略那暗香疏影的一番妙趣了。

萼 綠 华

梅花开在百花之先，生性耐寒，独标高格，群芳譜里，推它居第一位，自可当之无愧。旧时梅花种类很多，有墨梅、官城梅、照水梅、九英梅、同心梅、丽枝梅、品字梅、台閣梅、百叶棚梅諸称，現在都已断种。我于花中最爱梅，并且偏爱老干的盆梅；年来尽力罗致，得江梅、綠梅、紅梅、送春梅、玉蝶梅、硃砂

紅梅、胭脂紅梅，和日本种的花条梅、乙女梅、蘆島紅梅、單瓣深紅的枝垂梅等。以花品論，自該推綠梅為第一，古人称之为萼綠華，綠萼青枝，花瓣也作淡綠色，好象淡妝美人，亭立月明中，最有幽致；詩人詞客，甚至以九嶷仙人相比。宋孝宗時，宮中有萼綠華堂，堂前全种綠梅。

我國紫蘭台上，有綠梅一株，古干虬枝，樹齡足有二百年，十余年前，从邓尉移來，至今年年著花，繁密非常，伴以奇峰怪石，更覺古雅。盆梅中也有好多株老干的綠梅，而以“鶴舞”一株為魁首，樹齡已在一百歲外。先前原為蘇州名畫師顧鶴逸先生所手植，先生去世後，傳之令子公雄，不幸公雄也于五年前去世，他的夫人知我愛梅如命，就託公雄介弟公碩移贈于我。我小心培養，愛如拱璧，五年來老而彌健，枯干上著花如故，因干形如鶴，兩大枝很似鶴翅，仿佛要蹲蹲起舞，因此名之為“鶴舞”。一九五六年春節，拙政園遠香堂中舉行梅花展覽會，我以此梅种在一隻橢圓形的白沙古盆中，陳列中央最高處，自有睥睨一世之概。

明代小簡中，有道及綠梅的，如王世貞與周公瑕云：“梅花屋雨日當甚佳。翠禽啁啾，惱足下清夢，莫更以為萼綠華否？”史啟元報友云：“想兄拥双荷葉，歌八聲之曲，芙蓉帳暖，金谷風生。若弟兀坐寓齋，枯禪行徑，朝來濃雪披綠萼，稍有晉人腸肺。”清代詩中，如范璣綠萼梅云：“細波展谷瀾瀾遠，芳草欺裙緩緩鮮；怕向江頭吹玉笛，夜寒愁絕九嶷仙。”吳嵩梁坐月云：“林塘幽絕似山家，坐轉闌明月未斜；仙鶴一双都睡着，冷香吹遍綠梅花。”邵曾鑑拗春云：“拗春天气酒難賒，微雪初晴

日易斜；今夜瓦罐停藥帖，細君教煮綠梅花。”这三首诗，都象
專綠華一样的清雋，不着一些烟火气。

我为什么爱梅花

这些年来，大家都知道我于百花中最爱紫羅蘭，所以我从
前所編的杂志，有“紫羅蘭”，有“紫蘭花片”；我的住宅命名
“紫蘭小筑”；我的書室命名“紫羅蘭龕”；足見我对于紫羅蘭的
热爱。其实我不但热爱紫羅蘭，也热爱梅花，所以我的家里有
“寒香閣”；有“梅屋”；有“梅邱”；种了不少的梅树，也培养
了不少的盆梅。爱紫羅蘭为什么？为了爱我的摯友；爱梅花
为什么？为了爱我的祖国，这是并行不悖，而一样刻骨傾心
的。

梅花不怕寒冷，能在严风雪霰中开放，开在百花之先，足
以代表我国强劲耐苦的国民性，因此我把它当作我国的国花。
况且梅树最为耐久，古代的梅树，至今还活着而仍在开花的，
据我所知，浙江省临平附近一个庙宇中，有一株唐梅；超山有
一株宋梅；以我国之大，料想深山絕壑中，一定还有不少老当
益壯的古梅，可惜沒有人表彰罢了。我中央現在还没有想到
要国花，如果想到了的話，那么以梅花为国花，似乎是很合适
的。

古人曾說，梅具四德，初生蕊为元，开花为亨，結子为利，
成熟为貞。后来又有人說：梅花五瓣，是五福的象征，一是快
乐，二是幸运，三是長寿，四是順利，五是我們所最最希望的和

平。古代詩人墨客，稱頌梅花的，更是舉不勝舉，詩如唐代崔道融句云“香中別有韻，清極不知寒”；宋代陸游句云：“坐收國士無雙價，獨立東皇太乙前”；戴復古句云：“孤標粲粲壓群葩，獨占春風管歲華”；元代楊維禎句云：“萬花敢向雪中出，一樹獨先天下春”；王冕句云：“不要人夸好顏色，只留清氣滿乾坤”；歷代詩人墨客，都一致的推重梅花，給予最高的評價。有人問我為什麼愛梅花，我就以此為答。

茶 話

茶，是我國的特產，吃茶也就成了我國人民特有的習慣。無論是都市，是城鎮，以至鄉村，幾乎到處都有大大小小的茶館，每天自朝至暮，幾乎到處都有茶客，或者是聊閑天，或者是談正事，或者搞些下象棋、玩紙牌等輕便的文娛活動，形成了一個公開的群眾俱樂部。

茶有茗、薺、檟幾個別名。據“爾雅”說，早采者為茶，晚取者為茗，薺和檟是苦茶。吃茶的风氣始於晉代。晉人杜育，就寫過一篇“薺賦”，對於茶大加贊美；到了唐代，那就盛行吃茶了。

茶樹的幹象瓜蘆，葉子象梔子，花朵象野薔薇，有清香，高一二尺。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各省，都是茶的產地，如碧螺春、龍井、武夷、六安、祁門等各種著名的綠茶、紅茶，都是我們所熟知的。茶樹都種於山野間，可是喜陰喜燥，怕陽光怕水，倘不施糞肥，味兒更香，綠茶色淡而香清，紅茶色香味都很濃

郁，而味帶澀性。綠茶有明前、雨前之分，是照着采茶的時期而定名的，采于清明節以前的叫做明前，采于谷雨節以前的叫做雨前，以雨前較為名貴。茶葉可用花窰，如茉莉、珠蘭、玫瑰、木樨、白蘭、玳玳都可以窰茶，不過花香一濃，就會沖淡茶香，所以窰花的茶葉，不必太好，上品的茶葉，是不需要借重那些花的。

吃茶有什麼好處，誰也不能肯定。茶可以解渴，這是開宗明義第一章，有的人說它可以開胃潤氣，並且助消化，尤以紅茶為有效。可是衛生家却並不贊同，以為茶有刺激神經的作用，不如喝白開水有潤腸利便之效。但我們吃慣了茶的人，总觉得白開水淡而無味，還是要去吃茶，情願讓神經刺激一下了。

唐朝的詩人盧仝和陸羽，可說是我國提倡吃茶的有名人物，昔人甚至尊之為茶聖。盧仝曾有一首長歌，謝人寄新茶，其下半首云：“……柴門反關無俗客，紗帽籠頭自煎吃，碧云引風吹不斷，白花浮光瀲灩碗面。一碗喉吻潤；兩碗破孤悶；三碗搜枯腸，惟有文字五千卷；四碗發輕汗，平生不平事，盡向毛孔散；五碗肌骨清；六碗通仙靈；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”誇張吃茶的好處，写得十分有趣；因此“盧仝七碗”，也就成了後人傳誦的佳話。陸羽字鴻漸，有文學，嗜茶成癖，著“茶經”三篇，源源本本地說出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，真是一個吃茶的專家。宋朝的詩人如蘇東坡、黃山谷、陸放翁等，也都是愛茶的，他們的詩集中，有不少歌頌吃茶的作品。

制茶的方法，紅綠茶略有不同，據說要制紅茶時，可將采

下的嫩叶，鋪滿在竹席上，放在阳光中曝晒，晒了一会，便攪拌一会，等到叶子晒得漸漸地萎縮时，就納入布袋揉搓一下，再倒出来曝晒，將水分蒸散，再裝在木箱里，一层层堆迭起来，重重压紧，用布来遮在上面，等到它变成了紅褐色透出香气来时，再从箱里倒出来晒干，然后放在爐火上烘焙，經過了这几重手續，叶子已完全干燥，而紅茶也就告成了。制綠茶时，那么先將采下的嫩叶放在蒸籠里蒸一下，或鉄鍋上炒一下，到它帶了粘性而透出香气来时，就倒出来，鋪散在竹席上，用扇子把它用力地搨，搨冷之后，立即上爐烘焙，一面烘，一面揉搓，叶子就逐漸干燥起来。最后再移到火力較弱的烘爐上，且烘且搓，直到完全干燥为止，于是綠茶也就告成了。

过去我一直爱吃綠茶，而近一年来，却偏爱紅茶，觉得濃厚够味，在綠茶之上；有时紅茶断档，那么吃吃洞庭山的名产綠茶碧螺春，也未为不可。

在明代时，苏州虎丘一帶也产茶，頗有名，曾見之詩人篇章。王世貞句云：“虎丘晚出谷雨后，百草斗品皆为輕。”徐渭句云：“虎丘春茗妙烘蒸，七碗何愁不上升。”他們对于虎丘茶的评价，都是很高的；可是从清代以至于今，就不听得虎丘产茶了。幸而洞庭山出产了碧螺春，总算可为苏州張目。碧螺春本来是一种野茶，产在碧螺峰的石壁上，清代康熙年間被人发見了，采下来裝在竹筐里裝不下，便納在怀里，茶叶沾了热气，透出一陣異香来，采茶人都嚷着“吓杀人香”。原来“吓杀人”是苏州俗語，在这里就是极言其香气的濃郁，可以吓得杀人的。从此口口相傳，这种茶叶就称为“吓杀人香”。康熙南巡时，

巡撫宋奎以此茶進獻，康熙因它的名兒不雅，就改名為碧螺春。此茶的特點，是葉子都蜷曲，用沸水一泡，還有白色的細茸毛浮起來。初泡時茶味未出，到第二次泡時呷上一口，就覺得“清風自向舌端生”了。

從前一般風雅之士，對於吃茶稱為品茗，原來他們泡了茶，並不是一口一口的呷，而是象喝貴州茅台酒、山西汾酒一樣，一点一滴地在嘴唇上“品”的。在抗日戰爭以前，我曾在上海被邀參加過一個品茗之會。主人是個品茗的專家，備有他特制的“水仙”、“野薔薇”等茶葉，並且有黃山的雲霧茶，所用的水，據說是無錫運來的惠泉水，盛在一個瓦鑊里，用松毛、松果來生了火，緩緩地煎。那天請了五位客，連他自己一共六人。一只小圓桌上，放着六只象酒盅般大的小茶杯和一把小茶壺，是白地青花瓷質的。他先用沸水將杯和壺泡了一下，然後在壺中滿滿的放了茶葉，據說就是“水仙”。瓦鑊水沸之後，就斟在茶壺里，隨即在六只小茶杯里各斟一些些，如此輪流的斟了幾遍，才斟滿了一杯。於是品茗開始了，我照着主人的方式，啜一些在嘴唇上品，嘖嘖有聲。客人們贊不絕口，都說“好香！好香！”我也只得附和着亂贊，其實覺得和我們平日所吃的龍井、雨前是差不多的。聽說日本人吃茶特別講究，也是這種方式，他們稱為“茶道”，吃茶而有道，也足見其重視的一斑。我以為這樣的吃茶，已脫離了一般勞動人民的現實生活，實在是不足為訓的。